

國立政治大學叢書

突回研究

劉義棠著

經世書局印行

國立政治大學叢書

突目研究

劉義棠著

經世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元月初版

國立政治
大學叢書

突 回 研 究

定價：精裝新台幣玖佰圓整

著 者：劉 義 棠

出版者：國立政治大學
學報叢書編審委員會

發行人：馬 之 驥

印行者：經 世 書 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99號世界大樓1108號

電話：三一二二八九八號

郵撥：臺北〇〇〇六八九四—三號

印刷者：志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廠址：臺北市泉州街一四九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壹玖叁貳號

自序

「突回研究」，是我長期的研究工作。數十年來先後發表之專書計有：維吾爾研究、維吾爾語文研究、欽定西域同文志校註、維漢字彙以及中國邊疆民族史等。此外，數萬張「維漢詞典」卡片，則正等待機會出版。

「突回研究」，亦即一般學者所稱之「阿爾泰學」研究領域之一部分。大致言之，可分為歷史與語文研究兩大方面，作者則擬作歷史與語言之相互結合。換言之，在研究歷史時，運用該族語文以作分析、討論；在研究語文時，亦引述歷史以為印證，使歷史語言合為一體，冀能成為研究我國邊疆民族之一大特徵。

本著作與前述諸書，並無重複，且有相互補充之處。

本著作之完成，先後約二十年。因時間之推移，資料之增添，論據與觀點，各篇中容或有所差異之處，但已儘量求取改正、一致，如有遺漏，敬請讀者原諒。

三十年之粉筆生涯，所有出版均曾經過內子蔡志美抄謄一遍，然後付印，其中辛苦，可以想見，特在此致以至誠之謝意。

作者才薄學淺，錯誤之處，實在難免，敬祈同好學者不吝教正，是所企盼，幸甚幸甚，是為之序。

劉義棠序於台北

民國七十九年元月

Wiberson

突回研究 目 錄

第一部分 歷 史

一、突厥可汗世系考.....	1
二、Ughuz Khan 殘傳釋論.....	67
三、回紇可汗汗位繼承之研討.....	105
四、回紇葛勒可汗研究.....	127
五、回紇與李唐和戰之研究.....	173
六、安史之亂與唐回聯軍之研討.....	209
七、東干族屬之研討.....	243

第二部分 語 文

一、「維吾爾語文研究」之補充討論.....	271
二、「維吾爾語文研究」之再補充討論.....	325
三、漢譯突回語「別失八里」.....	393
四、漢譯突回語「里」、「里克」.....	415
五、甌脫考.....	419
六、「成吉思汗」汗號之研討.....	427
七、喀喇和林釋義.....	445

第三部分 考 註

一、周書突厥傳考註.....	473
二、隋書突厥傳考註.....	513
三、新唐書突厥傳考註.....	563
四、隋書西突厥傳考註.....	649
五、新唐書西突厥傳考註.....	669
六、新唐書回鶻傳考註.....	743
七、考註索引.....	845

突厥可汗世系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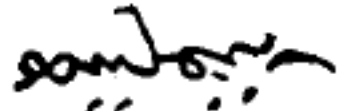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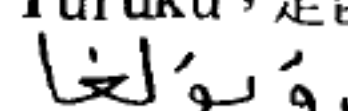
一、前言

突厥一詞，有廣、狹二義。廣義突厥，亦即歷史上所稱之丁令、烏揭、堅昆、月氏、烏孫等，彼此關係密切之部族，均或在血胤上有著歷史之淵源；其後之高車、鐵勒（註一），以及薛延陀、回紇、沙陀等，則更與突厥關係密切；今日之雅庫特（Yakut）、維吾爾（Uyghur）、哈薩克（Qazaq）、柯爾克孜（Kirghiz）、土克曼（Türkmen）、烏茲別克（Uzbek）、朶蘭（Dolan）、塔蘭其（Tarimchi）西拉古爾（Sariğur）（註二）、塔塔爾（Tatar）、塔吉克（Tajik）、巴基斯坦之突厥；以及小亞細亞之土耳其共和國，則或早與鮮卑和契丹，或西遷以後與吐蕃和高加索，伊郎和印度和希臘，以及阿拉伯和蒙古大量混血之產物，亦可謂新突厥民族；此等與狹義之突厥關係密切者，皆可概稱為廣義突厥，或稱其為突厥族系。狹義突厥，乃指歷史上世居金山，首以「突厥」為稱之部落，及其所建立之汗國而言；本文所討論者，即此汗國可汗繼承之系統。

突厥之稱，見於突厥碑文者作𐰚𐰇𐰍𐰏（Türk 自右向左圖）
𐰚𐰇𐰍𐰏（Türk 自左向右圖，如英武威遠毗伽可汗碑），而一般多讀作 Tūr^ük。伯希和認為突厥原名的古讀應為 Türküt，並在可能譯寫之限度中，將其以為讀若 Dürküt 之對音寫出，此 Türk 之 Türküt 寫法，是蒙古語名詞複數之形式，即已加複數字尾 ut（陽性）üt（陰性）者，而此種突厥人所用之蒙古語法 -t 的複數，是柔然所遺傳

註 一：鐵勒為其本名，高車則為因其俗乘高輪車而得名，故為一族之二稱。

註 二：朶蘭、塔蘭奇、西拉古爾等，實為維吾爾族人，請參閱拙著中國邊疆民族史，頁七七一。

下來，故由是可以推測此種複數在柔然語中業已存在；當突厥名稱達於中國之時，恰在柔然人逃亡西魏之際，設在柔然語中所常用之複數是-t，當然這些柔然人告訴中國之突厥名稱，就是 *Türküt* 之寫法。（註三）語誠得當。*Türk* 之複數 *Türküt* 口語 *Türkü*，我認為與龍威秘書第九集荒外奇書卷四，陸次雲所著譯史紀餘中，所錄高昌國書之  — *DURULGA* 一字，譯義為盔，注音作「土祿哈」者有關，J. Schmidt 及 Bunkacsi 亦曾作如此之認定。高昌國書雖為回鶻（即維吾爾）語文，然實與突厥語文難以區分者，故仍可視為一體而論。按該 *DURULGA* 一字，在突回語言學上，因具有輔音 d 與 t，以及 k 與 g 音轉之特徵；輔音 l 在另一輔音之前時，具有省音之現象；元音亦可以音轉；高昌國書之 Sogdian 字母文字，元音 o，ö，u，ü 為同一字母。因此，*Durulga* 一字，毫無疑問可以音轉並元音一致化作 *Türkü*，是即為複數「突厥」一詞之口語讀音。作者認為維吾爾稱文  — *dubul Ga*，*dubulʾa* 以及土耳其文之 *tulga* 維吾爾文 *tolGa*，*tolʾa*，皆與 *Durulga* 為同一字之變音而來者。

準此以觀，歷史上所稱：「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為突厥，遂因以為號。」（註四）以及據說突厥人稱「帽」為 *Türkü*，「軍帽」為 *Dorko*（註五）者，正相符合。因為「兜鍪」一詞，乃北方民族外來語，據辭海之解釋：「戰時禦兵刃之冠也。古謂之胄。秦漢以來始名兜鍪，取其形如鍪也。俗謂之盔，亦作兜牟。」岑仲勉認為：突厥非兜鍪對音，但兜鍪一詞確來自北方民族；兜鍪，乃哈薩克舊式帽

註 三：伯希和（P. Pelliot），漢譯突厥名稱之起源，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續編。

按：突回語文 *Türk* 之複數形式應為 *Türkler*，*Türklär*。

註 四：周書卷五十，以及隋書卷八四、北史卷九九、通典卷一九七、冊府元龜卷九五八等。

註 五：胡秋原：丁零、突厥、回紇，頁七。

子之高冠 tomak (註六)，略去末 k 音，而延長呼之，便與「兜鍪」甚爲相類。(註七)雖然「兜鍪」一詞近代之讀音爲 tou-mou，與「突厥」t'u-chüeh 讀音有異，但在古代是否如此，則未敢斷言，如唐代令狐德棻(周書)、魏徵(隋書)、李延壽(北史)、杜佑(通典)，宋之樂史(太平寰宇記)、王欽若(冊府元龜)等，均認爲「突厥」爲「兜鍪」之俗稱，則當時二詞之發音確有音近之可能，若證以前文所論，二者皆爲北方民族外來語

吞	衣	土祿哈	盛
卜兒克	帽	苦呀	甲
卜思	布	尺答	鎗
土覓呼	絹	必扯	刀

(荒外奇書卷四之一)

，爲語原 Türk, Türük, Türküt, Türüküt, Türük (口語), Tür-ükü (口語) 一詞之漢文音譯，並非是不可能。因爲「漢人」方言甚多，外族語言又確多難以用漢語對音者，換言之膠着語型之烏拉阿爾泰語族之語言，若以孤立語型之漢語對音，確有許多困難存在者。如：漢代「高昌」一詞，轉入突回語作 QOÇU，再由突回語翻譯成漢語時，却成「火者」、「火州」、「禾州」、「和卓」、「和州」、「和綽」、「霍州」等不一其稱，無一能還復其語言「高昌」一詞者，(註八)可證兩種不同語型，語詞對音之難矣。此外，更值得我人注意者，則在回紇語言中，「k」、「ch」二音常有轉換之情形，乃因其鄰近高元音「i, u, ü」之故，(註九)因此，t'u-chüeh (突厥)或因之而轉換成 t'u-kü = tükü，則正是 türküt 的口語音(註一〇)，是亦爲我所力主「突厥」爲「兜鍪」之轉音，其義爲帽之另一

註六：tomak，或即與維吾爾所稱之「皮帽」Tumaq, Tumak相當，「o」「u」乃爲同一字母。

註七：岑仲勉：突厥集史，頁一〇四五。

註八：拙著：漢譯突回語別失八里。

註九：請參閱拙著維吾爾研究中維吾爾文字及其淵源考一文。

註一〇：同前註。

重要理由。

另一解釋爲「兜鍪」、「突厥」同爲外來語詞，但「兜鍪」一詞先行傳入中國，早已爲「漢人」所熟知意義爲「鋼盔」，繼之於五世紀時，突回語「突厥」一詞又傳來中國，知其義亦爲「鋼盔」，而當時「漢人」早已習稱「鋼盔」爲「兜鍪」，故中國治史者遂有「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爲突厥，遂因以爲號」之語。換言之，漢人以先所知之詞來說明後所知之名詞而已；在突回族人而言，Tomak = Tumaq 爲皮帽，而Türükü (t) 則爲鋼盔。

除此解釋以外，如V. Thomsen 則釋Türk 爲力、權 (strength, power. ZDMG. LXX VIII, 122)，F. W. K. Müller 解釋ärk Türk 爲能及權 (might and power, Uigurica, II, 97)，以及尙有其他多種之解釋。(註一一)不過，我仍贊同伯希和之說，「突厥」爲古突厥文Türk, Türük 之譯名，更或爲其複數Türküt, Türüküt 口語Türkü, Türükü之對音。因其所居金山形式兜鍪，俗呼兜鍪爲突厥，故以爲號；其義若以現代語言之則爲「鋼盔」、「軍帽」；「兜鍪」、「突厥」二詞，均爲北方民族外來語。

突厥初見於史，大約是在六世紀中葉，伯希和認爲Turuska (突厥) 名稱，出現於印度之時間亦同。(註一二)周書曰：「初，太祖創業，卽與突厥和親，謀爲掎角，共圖高氏。」(註一三)按：高歡死於梁大清元年 (五四七)；早於大通四年 (五三二)，入洛陽廢其主朗及恭，立平陽王修而自立爲丞相時，卽已懷異志；大通六年 (五三四)，高歡果舉兵反，而修奔長安依宇文泰 (卽周太祖)，不久爲泰所殺，魏遂因此而分爲東、西。後高歡子洋篡位 (東魏)，是爲北齊。故所謂「太祖創業，與突厥和親，謀爲掎角，共圖高氏」，當指

註一一：拙著：中國邊疆民族史，頁二〇九～二一一，另可參考林恩顯：突厥名稱及其先世考，文載政大學報第廿九期；以及岑仲勉：突厥集史，頁九五六。

註一二：伯希和著，書同前，註五。

註一三：周書卷十一，頁五。

此時而言。又：「大統八年（五四二，即梁大同八年），宇文測加金紫光祿大夫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自是突厥不敢復至。」（註一四）中國史書首先爲之立傳，亦爲周書：「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繒絮，願通中國。大統十一年（五四五），太祖遣酒泉胡安諾槃陀使焉。其國皆相慶曰：今大國使至，我國將興也。十二年（五四六），土門遂遣使獻方物。」（註一五）是突厥與中國有使節之往返，首次見之於正史者。梁承聖元年（五五二），土門擊敗柔然敕連頭兵豆伐可汗阿那瓌以後，自立爲伊利可汗，自此遂成爲獨立之汗國。

在突厥興起以前，臣於柔然，而爲其鐵工，史載：「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註一六）

按：北魏太武帝滅北涼沮渠牧犍，時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四三九），是突厥在五世紀中葉已有其活動紀錄，惟在此時，尙爲人奴而已。

新唐書載：「西突厥，其先訥都陸之孫吐務，號大葉護（註一七），長子土門伊利可汗，次子曰室點蜜，亦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達頭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與東突厥分烏孫故地有之。」（註一八）

註一四：同前註，卷二十七，宇文測傳，頁十六。

註一五：同前註，卷五十，突厥傳，頁二下。

註一六：隋書卷八四，突厥傳，並見通典卷一九七及太平寰宇記卷一九四突厥傳，惟二書較晚出，或錄自隋書而來。

註一七：大葉護爲突厥官稱。葉護，爲YABGHU之漢譯，職位高低，因時代而稍有不同。

註一八：新唐書卷二一五下，頁五，西突厥傳。

其有更重要之史料，莫過於故闕特勤碑（註一九），碑文有：「人類子孫之上，有吾輩之祖先布民可汗（Boumin Kagan, Bumin Qaghan）及伊室點密可汗（Istāmi Kagan）」之語。（V. Thomsen 撰鄂爾渾碑文考）沙畹（E. Chavannes）核以中國載籍，乃知布民可汗即為土門可汗，伊室點密可汗即為室點密可汗，兩可汗皆為大葉護吐務之子。布民為北突厥（即東突厥）之始祖，伊室點密則為西突厥諸可汗之祖。（註二〇）是東、西突厥之分立，在其初興之吐務時，即因其子土門與室點密分地而居以形成。我認為亦是東、西突厥分立之遠因。近因則起於隋文帝開皇二年（五八二）以後，因大邏便與菴羅、攝圖等堂兄弟間，對領導權可汗位之爭，造成內鬩，阿波西奔達頭（室點密子），而成對峙之局。其實，東西突厥彼此相抗不休，以至難以出現強大之統一汗國，亦有更重要之外原因在，即隋唐兩代均採取離強而合弱，遠交而近攻，以夷制夷之外交政策，致使東西突厥始終難以有所作為，最後皆為唐所敗亡。（註二一）

突厥既於初興之始，即已分立成為東西，故於敘述可汗世系時，自必東、西分別予以論述。

註一九：闕特勤（KÜL TEGIN）死於唐玄宗開元十九年（七三一）·明年（七三二），唐遣人為之立碑。碑文有漢字與突厥文兩種。西面為漢文面，上方「故闕特勤之碑」六字為楷書。突厥文佔南東北三面，北東、南東、南西三稜角，及西面兩行。碑在鄂爾渾（Orkhon）河右岸和碩柴達木（Koşo Tsaidam）湖畔，東經102°30'，北緯47°30'。南距蒙古喀喇和林舊址（今Erden Dzou）六十里，西距回紇故都Kara Balgasun三十里。一八八九年，俄人Yadrintseff（一作Iadrincev, Yadrintzev）於鄂爾渾河同時發現苾伽可汗及闕特勤兩碑。

註二〇：沙畹著，馮承鈞譯：西突厥史料，頁一。

註二一：請參閱拙著：中國邊疆民族史，第五編第三章第一節。

二、東突厥可汗世系

東突厥亦稱北突厥。（註二二）林惠祥稱：「突厥姓阿史那氏，確實的創業者爲阿賢設。」（註二三）阿賢設其人，傳說爲狼種阿史那（Ašina）之裔，隋書突厥傳未錄其父名，僅曰「阿賢設者，率部落出於穴中，世臣茹茹，至大葉護，種類漸強。當後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準此，是阿賢設乃爲首率部落臣於柔然者；大葉護（Yabghu）爲官稱而非人名。據周書載：「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變爲白鴻；其一國於阿輔水、劍水之間，號爲契骨；其一國於處折水；其一居踐斯處折施山，卽其大兒也。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並多寒露，大兒爲出火溫養之，咸得全濟，遂共奉大兒爲主，號爲突厥，卽訥都六設也。訥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爲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訥都六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下共爲約曰：向樹跳躍能最高者，卽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諸子遂奉以爲主，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終狼種也。」（註二四）此雖神話傳說，不足以作爲信史者，然此已說明，阿賢設乃阿史那之子，亦卽訥都六之幼子，因阿史那（Ašina）乃母姓而非人名故也。新唐書對此世系却有甚爲明晰之記載：「西突厥，其先訥都陸之孫

註二二：周書未有東西突厥之稱。隋書、北史亦僅有西突厥之名。惟新唐書卷二一五下：「始，其族分國於西者曰西突厥。初，東突厥木杆可汗列舍其子大邏便而立弟佗鉢可汗。」舊唐書卷一九四下：「西突厥本與北突厥同祖。初，木杆與沙鉢略可汗有隙，因分爲二。」準此，北突厥卽東突厥。東突厥乃因有西突厥而得名。北突厥則因居我國北方而得名。

註二三：林惠祥著：中國民族史，上册，頁一八。

註二四：周書卷五十突厥傳，頁二。

吐務，號大葉護，長子土門伊利可汗，次子室點密，亦曰瑟帝米。」
（註二五）

綜上所錄，故知訥都陸有子阿賢設，從母姓阿史那氏，後遂爲可汗姓氏。訥都陸之孫吐務，始稱大葉護，惟訥都陸之第十妻阿史那氏生子幾何？史無明文記載。吐務爲訥都陸小妻阿史那氏所生之孫應屬無疑，但與阿賢設，爲父子爲叔姪？則史無明文。吐務有二子，一曰土門，一曰室點密，史蹟明顯，應無可疑。

突厥至此，已脫離柔然鐵工而成爲獨立部落，可汗之世系亦清晰可稽，故本文之研討，遂以土門、室點密兄弟爲開端。

1. 土門

伊利可汗

逸可汗

布民可汗（闕特勤碑）

土門，一作吐門（註二六），爲Tümen之音譯，其義爲「萬」，今之維吾爾文、蒙文均作此解釋。突厥之興，實應自土門始，並初與中國市易，故周書載：「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糴絮，願通中國。大統十一年（五四五），太祖遣酒泉胡安諾槃陀使焉。其國皆相慶曰：今大國使至，我國將興也。十二年（五四六），土門遂遣使獻方物。」（註二七）在此以前，中國雖知突厥之名，然突厥既爲柔然鐵工，又多於河水冰合後，前來寇掠者，（註二八）故與此有使節之往返，交易之行爲，迥然不同。梁元帝承聖元年（五五二，魏廢帝元年）正月，土門發兵大敗柔然於懷芒（今察哈爾省蔚縣）北（註二九），另亦作懷荒（今綏遠省豐鎮縣北）北（註三〇），阿那瓌可汗自殺，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

註二五：新唐書卷二一五下，西突厥傳。

註二六：同前註，卷二一五下，頁五下。

註二七：同註二四。又見北史卷九九，頁二下。

註二八：同書卷二十七，頁十六。

註二九：北史卷九九，頁三上。

註三〇：周書卷五十，通典卷一九七。

可汗 (Qakhan) 之稱，始自柔然社崙，(註三一) 土門乃因襲其稱而已。伊利，即突回語之 il, el, äl 音譯，另亦譯作「頡利」、「頡」，義為：「部落團體」、「國家」、「民族」、「人民」、「群眾」、「民衆」等。因此，「伊利可汗」者，若以漢語譯之，即「國家皇帝」、「人民皇帝」、「部落團體之王」也。由此可汗之命名，故亦知突厥之強盛，實始於土門無疑。E. H. Parker 稱：「伊利可汗 Ili Khakhan 應作 Ilkhan，然此當即突厥碑文中之 Bumin Kagan 也。伊利 ili 一辭，屢見不止一見，不知在突厥文中此字究為何義。此字雖與新疆之伊犁音義相同，唯與伊利可汗之伊利當無關係也。Thomsen 與 Radloff 之作，不可不詳細研閱也。」(註三二) 按 Thomsen, Radloff 對中文「伊利」一詞，均作 il or el，如：伊利 (El) 俱盧 (Kül) 設 (Šad) 莫賀 (Bagha) 始波羅 (Špara) 可汗 (Qaghan) 即為一例。總之，「伊利」，乃音譯突回語 il, el, äl 而來，非漢語譯成突回語。若譯漢語「伊利」為突回語或拉丁化，當然其讀音為 ili，毫無疑問。更須注意者，漢譯突回語「l」一音，常於其後附一元音，如：Emil (一為城名，一為河名) 作葉密立或葉密里，Khamil 作哈密力或哈梅里 (今譯作哈密)，Ilbalik (地名) 作益離、亦列八里、亦刺八里或亦力把里，Almalik (地名) 作阿力麻里，「l」均作「li」讀；Balkh (梵文而來) 作班勒紇或板勒紇，Altai 作阿勒台 (今譯作阿爾泰)，「l」均作「lī」、「lê」讀；Darel (地名) 作達麗羅，「l」作「lo」讀；Kül (普) 作俱盧，「l」作「lü」讀；如此等等不勝枚舉。此等漢音譯詞，若再予拉丁化，或重譯為突回語，恐皆難以還原者。其次，當突回族人受伊斯蘭教文化影響後，亦嘗從阿拉伯文中借來字尾「i」，由名詞組成關係形容詞，如：ilim (學術)，ilimi (學術的)；asas (基本)，asasi (基本的) 等，惟其時，維吾爾人並未伊斯蘭化，故 ili 非由 il 所創造之關係形容詞無疑。日人護雅夫認為「伊利」為 Illig 之漢譯

註三一：請參閱拙著維吾爾研究，回鶻可汗世系、名號考。可汗之諸種音譯頗多，本文僅舉其一而已。

註三二：黃靜淵譯：韃靼千年史，頁一一六。

，「伊利可汗」爲「持有國家之汗」，（註三三）亦不誤。因爲 Illig 爲名詞 il 加創造性字尾 lig 而成之名詞，末尾之「g」音輕讀或省讀均可，其涵義則較原有字義廣大。（註三四）但我不作此主張，仍認爲「伊利」爲「Il, El」之漢譯，而非 Illig 之漢譯。

汗（Khan, Xan, Qan）爲可汗（Qakhan）之疊音縮稱，自一八七二年 Schott 所稱是蒙古語二元音間挾有響音之 gh，即行消滅所致以來，學者幾無人反對，均表贊同，我則認爲其非是。據我之瞭解，可汗之轉稱汗，主要是因第一、第二音節輔音可以互換，以致第一、第二音節疊合而縮音，如 Oqughuchi（學生）一字，第二、第三音節亦可疊音而成 Oquchi。（註三五）故 Il Qakhan 在 Parker 文中作 Ilkhan 並無錯誤。

土門稱可汗後不久即告死亡。周書載：「土門死，子科羅立；科羅號乙息記可汗。」（註三六）而記事於魏廢帝元年（五五二）之後，二年（五五三）之前，故知其死於公元五五二年，沙畹亦作如是記載。（註三七）但隋書未載土門死於何年，通鑑則記於梁元帝承聖二年（五五三）二月，突厥伊利可汗卒，子科羅立，號乙息記可汗。胡三省注：「考異曰：顏師古隋書突厥傳云：弟逸可汗立，今從周書及北史。」（註三八）既從周書、北史，北史記載繼伊利可汗者爲科羅，而敘事於魏廢帝元年（五五二）之後，周書則更清晰，記於魏廢帝元年之後，二年（五五三）之前，故通鑑僅從周書、北史繼立可汗之名，而未注意其年份，司馬光若非另有所根據，則必然有誤。

至於逸可汗之名，僅見於隋書作：「伊利可汗卒，弟逸可汗立，又破茹茹，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斗，稱爲木杆。」（註三九）茲根據突厥文闕特勤碑等記載，亦未見有伊利可汗之弟逸可汗者

註三三：護雅夫著：東突厥官稱號序說，文載東洋學報三七卷三期。

註三四：請參閱拙著維吾爾語文研究。

註三五：請參閱拙著維吾爾研究之漠北回鶻可汗世系、名號考一文。

註三六：同書卷五十，頁三上。

註三七：西突厥史料，頁一五五。

註三八：資治通鑑卷一六五，梁紀二一。

註三九：隋書卷八四，頁一下。

，且逸可汗死後，繼立者又爲木杆可汗，故俟斗則爲俟斤之誤。若準隋書所述，則木杆、佗鉢諸可汗均成爲伊利可汗之弟矣，誤莫甚焉。通鑑：「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兄代弟。胡三省注：逸可汗捨其子而立木杆，木杆捨其子而立佗鉢。」（註四〇）但通鑑並未著錄逸可汗之名，却載：「乙息記卒，捨其子攝圖而立其弟俟斤，號木杆可汗。」（註四一）若通鑑、胡注連讀，則逸可汗與乙息記似同爲一人，但逸可汗爲伊利弟而乙息記又爲伊利子，仍然有一錯誤存在，無法解釋，我認爲通鑑除年份有誤外，其餘並不誤，誤在胡三省根據隋書之注釋。

追根究柢，錯誤是在隋書，而且錯至難以解釋。考逸可汗之「逸」，即 il, el之漢譯，亦即「伊利」之另譯，絕非是乙息記之省稱。在突回語文中，「l」音在字根末尾，或在非高元音之後輔音之前時，予以省讀。（註四二）因此，il 爲文字，口語則讀「i」，正是「逸」字之讀音。又如：ul（他）讀作 u，Darel（地名）既讀作達麗羅 Darel（o），亦讀作陀歷 Dare（l）；alte（六）讀作 a（l）te；Kelpin or Galpyn（地名）讀作 Ke（l）pin or Ga（l）pyn；不勝枚舉。是譯伊利（il）爲逸，而又另作一人，其誤一也；書其爲兄弟關係，其誤二也；漏載科羅之名，而使人誤爲與科羅同一人，其誤三也。然而古今中外學者如：Thomsen, Radloff, Chavannes, Parker，何秋濤、樂史、司馬光、杜佑等人，均不作有逸可汗其人，是知隋書有誤之明智者。胡三省主要係根據隋書以注通鑑，故有誤。據一九五六年，外蒙古新發現之 Sogdian 碑文中有 Muxan Qaghan's elder brother，但未著其名。（註四三）是必指科羅無疑。

註四〇：資治通鑑卷一七六，禎明元年（五七八）三月記事。

註四一：同註三八。

註四二：納西諾夫著：維吾爾文法概要，拙著維吾爾研究之維吾爾文字及其淵源考。

註四三：Mori Masao, The Role of the Sogdians in the Nomadic States of Mongolia-Introduction of a Newly-Found Material, Taipei, 1971, The Fourth East Asian Altaistic Conference.

再者，il, el, äI一字，一般學者亦漢譯作「頡」或「頡利」，如：回紇之愛(Ai)登里邏(Tängriä)汨(Qut)沒蜜施(Bolmiš)頡(II)咄登蜜施(Tutmiš)合(Quch)俱錄(Küllüg)毗伽(Bilgä)可汗(Qakhan)，即登里可汗；登里邏(Tängriä)沒蜜施(Bolmiš)頡(II)翳德蜜施(Itmiš)毗伽(Bilgä)可汗(Qakhan)，即葛勒可汗；東突厥頡利可汗(II Qakhan)；頡利、伊利皆爲il, el, äI之漢譯，V. Thomsen 亦有著錄(見突厥文噉欲谷碑譯文)。因此，「逸」即「頡」之另譯，與「伊利」、「頡利」等，同爲il, el, äI之漢譯，換言之，逸可汗亦即伊利可汗之另譯，絕無疑義。

2. 科羅

乙息記可汗

根據周書、北史，科羅爲伊利可汗子，立於梁元帝承聖元年(五五二)，但不知其月份。通鑑却載於承聖二年(五五三)二月，不知其何所據？或爲使臣前來報喪，抑或邊臣奏報之日期，確在承聖二年二月亦未可知。

科羅在位之時間極短，但亦曾擊敗柔然主鄧叔子於沃野(後魏鎮名，故治在今綏遠省境內黃河西岸，騰格里泊之南)北木賴山(北史作賴山)。周書：「二年(五五三)三月，科羅死，弟俟斤立，號木汗可汗。俟斤一名燕都。」(註四四)北史、通鑑大致相同，惟木汗作木杆，皆不誤，爲Muxan, Muqan之音譯。(註四五)俟斤即Erk-än, Irkin之音譯，隋書作俟斗，有誤；此一詞稱，本突回族系官稱，文中似用作人名，亦無不可；俟斤一名燕都，太平寰宇記注曰：「土門之子名俟斤，一名燕尹。」(註四六)Parker亦作燕尹(Yinin)。(註四七)乙息記，爲突回語Ishchi音譯，義爲：工作者。

註四四：周書卷五十。

註四五：在突回語文中，k, g, gh, kh, h, x, q諸輔音關係密切，常有音轉發生。請參閱拙著維吾爾文字及其淵源考。

註四六：樂史撰：太平寰宇記，卷一九四，頁九下。

註四七：韃靼千年史，頁一一八。